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策問

書契之興至數千百歲其間聖帝明王公侯賢士大夫暴君汚吏梟桎魏瑣之人賢妃淑女豔妻嬖妾與夫山林居窮處獨之士隱德潛耀見於載籍蓋不可勝紀焉然歷世繇遠編脫簡亡其存而略可知者亦未易一二數也班固表古人列爲九等之序究極經傳旁質諸子馳騁數千歲之中如度量權衡之較物也銖分也不遺抑其書有所授與將亦奮私智而爲之與何其說之詳明也夫由千載而下而上論千載



之人智愚賢否儔列等降若親覲焉斯亦艱哉其是非得失亦將必有在矣諸君試考而折衷之

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之旨晦蝕於異端諸子之書名家而傳後世者非一人也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百無幾焉揚雄之太玄王通之續經皆擬聖人之作也二人者亦以斯文爲己任其爲書宜有異於諸子焉然當時之論尚或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而稱王蓋貶絕之罪也後之論通者亦然予以謂爲此論者是特以名議之未究其實也使其書不謬於聖人而有補於六經則二子也奚罪焉學者

審其是而已又奚以名爲然觀雄之書三摹四分九極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其用自天元擬一晝一夜陰陽氣候星日度數律曆之紀無不備具其閎意妙旨馳騁乎有無之際可謂至矣其於易也何準焉通之續經其終始之義四名五志策命誥詔贊議誠諫斷疑褒貶之法具載於其書可考而知諸君試明其所以準易之旨與夫續經之作是非得失詳擇而折衷之以釋論者之疑焉母或謂其僭擬而不足道也

古者士不患無名而患實之不至不患無位而患德



之不孚故公卿大夫士至於抱關擊柝乘田委吏之  
賤皆因實與名量能授位其養之有素考之有漸而  
賢愚善否不容相殺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士亦  
無覬覦於其間也周衰教養選士之法廢而縱橫之  
士始相與乘時射利觀時君之好因其剛柔緩急喜  
怒愛惡之變陽開陰闔以遷惑其志搖吻動喙卒取  
卿相者無國無之自是朝無常度而士亦鮮克有廉  
恥之行矣漢初刻除前弊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  
廉中興以後復增以四行以網羅遺逸其規範雖未  
足方古其猶庶幾乎唐以六科取士至楊綰舉詞藻

宏麗又加詩賦國家因之專用聲律熙寧更新法度  
登延儒臣講明六經之旨盡革雕蟲之習未十餘年  
間士之應科舉者類皆剽掠補綴迭相祖襲有司眩  
於銓擇識者患之欲復加詩賦而國論未一諸君究  
觀前世得失試詳明之無或隱焉

宗廟之制尚矣漢興至本始間凡祖宗廟與郡國有  
者合百六十七所其歲時祠祀與衛士祝宰樂人皆  
以鉅萬數至元帝時貢禹始議罷郡國廟定迭毀之  
禮未及施行而禹卒其後天子追用其議然而通儒  
或非之異論紛如也而班固述父彪之言則獨稱劉



欽之論博而當其是非安在幸詳明之

羿天下之善射也而弓撥矢鉤則雖羿不能取中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而輿脫馬疲則雖造父不能以致遠人主天下之利勢也而輔之以庸人小夫則雖有利勢其能為治乎予觀虞周之間何其盛哉以舜武之為君后稷周召之為臣而相與共成帝王之業豈不易歟孔子稱曰才難則自古豪傑俊偉之人固不可多得而後可以為治也西漢之初承暴秦殘刻之餘高惠之間卒至太平其佐命之臣則有若蕭曹而已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茲四人者皆卓然一代之

良弼也唐興垂三百年則亦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而已所謂豪傑俊偉之人自古不可多得者豈不信然歟然漢唐之治號稱近古而文采足以表見於後世者抑亦茲數人之力也其致治之方所操之術亦必有可言者然卒不能追復舜武之盛以自附於伊周禹稷之列者其故何哉豈所操之術有未盡歟然是數人者之器業遠近優劣亦可以槩見諸君其悉著于篇以觀所學

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樂興自古帝王不易之道也熙寧更新百度無非以理財為務其知



此乎故謂之青苗以寬民之財免役以寬民之力立  
市易以權貨賄之阜通使兼并無所侵漁而窮乏者  
安其生農得盡力於耕而游惰者兼有所事其施設  
之意厚矣然未十有年間羨餘之息充溢府庫而民  
反有受其弊者其故何哉是豈立法之方有未盡與  
主上銳意於爲治凡法有害於民者一切蠲除之可  
謂善矣然抑兼并振窮乏寬民力役游惰其可無術  
乎將欲數者之利而無其害學者宜知其說也幸悉  
陳之以俟采擇焉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議者多非之  
史氏謂深圖遠筭將有以焉其說安在

周德衰聖王不作寇攘爭取之禍起而名實不加於  
天下久矣孔子懼而作春秋以明先王之法綱條大  
小罔不畢舉善善惡惡因實稱情而輕重長短各中  
權度無錙銖毫分之差振幽顯微而亂臣賊子知懼  
焉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學微言中絕漢興  
六藝殘缺蓋久而後完而春秋之學列爲三家雖異  
端競起然自通才博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國家崇  
尚經術以訓釋之造極其精微而於春秋獨廢而不  
講是何耶議者欲置博士與諸經比或者其可乎幸  
明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三代之政亡而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  
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  
老弱者操瓢囊轉乎溝壑壯者則聚而爲盜此其常  
也國家興利修廢務以保民爲心獨能無意於此乎  
然乘千載之弊將欲追復三代之政使天下之人各  
有常產宜何施而可幸明言之抑亦觀諸君之所蘊  
三代之教學廢而禮義之澤竭士無中行非特今日也  
熙寧之初天子尤銳意於辟雍成均之法以作新人  
材爲務其有不在於茲乎然士雖無卑近之習而忠  
信之道微革雕蟲之弊而浮誕詭異之風熾薄廉恥

而敦進取則士之失又不特無中行也今將欲追三  
代教學之法以漸磨士類使無過行宜何施而可博  
古之君子幸詳言之毋隱

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士不  
知所以學非一日也自熙寧以來訓明經術以幸多  
士所以迪之可謂至矣然大學之道必先知所止知  
所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不知所止而欲應酬  
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其可  
得乎諸君承學之久宜知所止矣異時施於有政將  
必有道也願試言之以觀攸趣



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而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  
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爲阻固所恃以禦水者隄  
防而已人力一不至則靡潰千里瀦爲平流不見涯  
涘昔人有支爲九河以疏滄之者而後水之爲患消  
荆人利之非一日矣瀕河之民玩習久安乃始盜河  
爲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復存者比年以來水患浸  
劇而今歲爲尤甚意者其職此之由乎國家修明百  
度置丞以貳令正以變移水陸爲先務苟可以除民  
患者亦無不舉也諸君親被其害者知其所自矣願  
詳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夫回之在陋巷飯蔬飲水終  
日如愚人然邈然其若無意於世也禹思天下之溺  
者猶已溺之也稷思天下之饑者猶已饑之也其以  
身任天下之責可謂重矣則三人者疑若內外之不  
相及也而孟子曰易地則皆然則古人之所以修身  
善世之道蓋一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學士大夫窮而  
善其身則進無以經世務汲汲於事功則退無以處  
簞瓢粹茹之樂自漢唐以來往往皆是也其失果安  
在哉國家比詔有司推原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  
所以迪士者至矣蓋將養天下成材而望之以禹稷



之事也承學之士宜其知古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與夫後世之失躬蹈而力行之以副朝廷出長入治之選請試言之

三代之政亡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流亡轉徙救死之不贍欲驅而之善尚可得乎國家修明百度凜凜乎成周之際矣議者欲爲限田之法漸復古制此三代甚盛之舉也然豪宗大姓富連阡陌一旦奪其有餘以與不足得與紛紛乎此當今之要務施設之方學者宜知其說也幸詳言之將以獻于

有司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於斯三者不得已而去之則先兵又不得已而去之則先食而信不可去夫聖人恃民之信如此其重也國家遴選儒臣鎮撫茲土師出有名士以義奮皆投甲徒裼以趨敵也馭舌之酋係頸束手爲地千里紹成先志可謂盛矣議者猶患兵食之不足而有成役轉輸之勞不可以持久諸君境地相鄰宜習知其利害而承學之久孔子所謂去兵去食而恃民之信亦必有說也幸詳言之毋隱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天下之常分  
古今之通義也先王度地以居民分田以制祿五家  
之寡則以一下士長之其治野人可謂詳矣自比長  
而上至于鄉老大夫皆養於野人者也一鄉之廣又  
二千五百家而已以今較之猶非赤望縣之比也而  
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豈不冗且多乎先  
王未嘗以餽廩爲憂而野人之養君子者亦不以爲  
厲今之郡縣官有常員宜其易祿矣而議者每以冗  
官爲患何也國家修飾治具將復三代之制致治之  
原有在于此學者宜知其說也幸著于篇

太極亟三爲一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陰陽  
合德氣鍾於子而黃鍾之實全焉其長爲度其龠爲  
量其重爲權其實一也三者立斯民不約而信矣故  
曰律爲萬事根本而舜所以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  
也周衰更秦反古是今變亂先王之制無復存者魏  
晉而下因陋襲弊律尺不同而諸儒紛紛無復稽正  
權衡度量至或家自爲之莫能相一上無以考其數  
度下無以立民信而禮樂亦或幾乎息矣可勝悼哉  
國家審法度修廢官凡先王爲治之具蓋無不舉矣  
而舜之所以同律度量衡與孔子所謂謹權量者或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未備也獨何與豈本末先後固有序歟諸君講明經世之務詳矣願悉陳之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目錄論

上問唐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唐太宗所為不盡合法度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

夫道止於中而已矣聖人經世立法非固賤損以中人為制道固然也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中而已蓋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上問周公用天子禮樂有之乎對曰於傳有之然則人臣固可僭天子乎曰周公之功衆人之所不能爲天子禮樂衆人所不得用若衆人不能爲之功報之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所以爲稱也然周用駢而祭周公以白牡雖用天子禮樂亦不嫌於無別

周公之所爲皆人臣之所當爲也爲人臣之所當爲是盡其職而已若人臣之所不當爲而爲之是過也豈足爲周公哉使人臣皆能爲衆人之所不能即報之以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則朝廷無復有等威矣故記曰魯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

用駢周公白牡雖用天子之禮樂不嫌於無別是猶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爲有禮非通論也然周公用白牡見於明堂位所載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則白牡商禮也夏商黑周駢則魯兼用也以是爲有別亦疎矣

上問張端河北鹽議對曰亦恐未可爲上言韓琦亦有文字曰此事恐須少待今且當以變通財利爲先上曰但理財節用亦足以富如此事不可爲也曰今諸路皆用刑辟推鹽今北雖推似未有妨因言理財誠方今所先然人主當以禮義成廉恥之俗爲急凡



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若宣著爲利之實而禮義廉恥之俗壞則天下不勝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

取之有藝用之有節先王所以理財也故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夫宣著爲善之名而陰收爲利之實此五霸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爲也故青苗意在於取息而以補助爲名市易

欲盡籠商賈之利而以均濟貧苦爲說皆此意也昔哀公問年饑用不足而有若對曰盍徹乎孔子之徒其理財蓋如此使後世之士言之人必以爲迂也非深知先王之道者何足以語此

上問如何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對曰欲錢重當修天下開闔斂散之法因爲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權制兼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使其利出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蓋經費則有常賦以待之至於國有事財用則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



明其法以爲人主不當與百姓爭利又因請內藏可  
出幾何以爲均輸之本上曰三二百萬或三五百萬  
可出也

桑弘羊爲均輸之法置大司農丞數十人分主郡  
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  
而相灌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  
是將擅天下商賈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職任  
萬民阜通貨財商賈之職也今爲法盡籠天下之  
貨而居之商賈豈不失職乎余嘗考泉府之官以  
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賈買

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  
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蓋  
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  
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  
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乏皆濟  
矣其法豈與桑弘羊同日議哉然泉府所以歛貨  
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廛人所歛者是也  
其歛能幾何以市之征布與市人交易乃其宜耳  
今乃欲借內藏之錢何也夫關市之賦以待王之  
膳服此經費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小用外府待



之大用謂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謂國事之財用者特內外府之所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蓋亦可知矣而謂以是變通天下之財皆飾說也

王氏云陛下誠能慎察義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爲妄言以沮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經或言智仁勇或言仁智勇未有先言勇者獨稱湯曰天乃錫王勇智者何也書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余之德言足聽聞湯以七十里起於衰亂之中其初爲流俗小人不

悅艱難如此若非勇智何能自濟所以能自濟尤在於勇陛下採今日之弊誠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異議紛紛小有才而不便於朝廷任事之人者不過數人亦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識理者衆合爲異論則舉朝爲所惑

湯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故能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悅也爲其一怒安天下之民故以勇智言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蓋言肇我邦于有夏如此則夫立法造事不爲衆論所與一以力勝之而能成天下



之務未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余曰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萬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得全十五萬性命今欲爲凶年計當以凶歲爲之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賣祠部所剩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爲不可是不知權也

鬻祠部三千蓋六十餘萬緡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於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蠶而衣

不耕而食亦取資於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則其蠹益甚是未及振饑而先困吾民以資游手也先王之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爲此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資以是爲振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丘陵弗爲也以是爲王道之權豈不謬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上因問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何謂也予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誠則於物無所蔽於物無所蔽則明矣誠能學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則



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則誠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爲利欲所昏則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誠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以累其心者所能盡也告子之不動心豈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嘗知義也未嘗知義非明也然則所謂明者非物格知至烏足以與此哉荆公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爲至蓋以其未嘗知天道故也

前一日陳升之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升之難爲更簽書只總領商量余曰如此則合令誰簽書升之曰只

諫議與押余不答既起與之同行歸廳余曰相公不欲簽書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體不便余曰參知政事恐非參知宰相政事參知天子政事於是升之欲令孫莘老呂吉甫領局余與升之提舉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時陛下使輔臣領此局今亦只是輔臣領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難稱司余曰於文反后爲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所稱余曰古六卿即今執政故有司徒司馬司空各各一職何害於理



魯公曰今執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書余曰三公無官只以六卿爲官如周公只以三公爲冢宰蓋其他三公或爲司馬或爲司徒或爲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之三師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不統然亦不過如古冢宰冢宰只掌邦治卽不掌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條例豈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曰制置條例是人主職業所謂制度也禮記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條例使宰相領之有何不可余曰冬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爲之而冢宰掌建邦之六

典雖掌邦治實兼總六職蓋教禮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於官府而小宰以六職辨邦治則其兼總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爲之蓋宰相之任也未聞其有三公爲司徒司馬司空者舜曰疇咨若予采蓋天下之事無非王事也故舜自謂予采則凡所以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職業矣今之勅令所以誅賞廢置人主之大柄也亦以有司爲之何止三司一司條例獨爲天子職業而使宰相專領之乎以宰相爲有司於體誠非宜此但以口給禦人取勝同列非篤論也

一云於理誠非宜曾子曰



出納之各謂之有司有司  
非所以處宰相也

凡興事造業振救衰弊誠須臨事而懼若顧恤流俗  
人情畏其不安即不能為周公所為商人與三監畔  
征之三年若畏人情不安則必大赦以安之及事平  
乃更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彰善癉惡以教訓之  
初無畏衆之意此所以能制禮樂而成周之太平也  
柴世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以下二十七人拔能者  
代之當時人情豈得帖然無不安者古之有為者上  
如周公下如柴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務因循所  
以能各隨其材分興起功業

周公東征三年而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遷其  
世族庶士居之洛邑使密邇王室以教訓之非厲  
之也人情何為而有不安者柴世宗方用兵討伐  
斬二十七人以正軍律故能有功非安平無事之  
時可為也夫興造事業不稽乎衆而欲以辨給勝  
之一有異已則指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  
以惑聖聽不亦異乎

上患內藏三司見錢少余曰紬絹差多而不知變轉  
見錢則積日月至於不可勝多去年三司以斛斗合  
納見錢乃今變轉金銀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銀匹



帛多於見錢乃更令送金銀匹帛外方既折納到見錢却須要金銀匹帛諸路不免科買民被科買至買銀一兩用錢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所致魯公曰只爲人人皆言諸路若般却見錢則錢荒不便又曰王安石常以爲今錢不少然人皆患錢少余曰假令錢少亦無可患在唐正觀中米斗數錢可謂錢少然其時更爲樂歲人無所苦唯唐中世用兩稅法令百姓以錢爲稅然後人始苦錢少此由責人必變粟帛爲錢輸官則人人皆當以粟帛易錢則不得不以錢少爲患此乃上設法爲患非錢少

爲患也今二稅令人輸粟帛至今令輸錢則取情願何由能致人患陽叔曰於古輸誠然今如官中給賜用錢不少若斗米五錢則斗米可折得五錢官中合用錢何由辦給則錢少亦不得不以爲患余曰今官司用錢爲多者莫如糧草若錢少而重則糧草更不費錢今近邊百萬貫不能糴得百萬石米若斗米五錢則五萬貫足致百萬石至於其他用見錢亦豈能多於糧草就令用見錢處多若錢重自可如今合賜錢處折以他物此乃人主輕重之權何至更以錢少爲患



二稅用錢故民間以錢少爲患三司以斛斗折錢何異兩稅而不以錢少爲患此何理也今兩稅輸粟帛皆有常數若輸錢取其情願則斗米五錢所輸無幾矣官司豈得不以錢少爲患乎若必令輸粟則是不取情願非法也若不以時直輸錢則民受弊矣皆不可也夫錢重則物輕若用處折以他物則用物亦多矣用物多則他物亦恐不足以給也民之所有粟帛而已而錢者官中所積也終歲勤動而斗粟尺帛不過數錢雖邊儲百萬石可致其傷農甚矣而謂錢少不足患尤非理也

呈程顥奏王廣淵不當妄意迎合俵粟乞俵絲錢及折稅絹作納錢云云呈孫覺劄子至周公時天下已無兼并又公私富實故爲此法陰相之不專用此爲治余曰無兼并又公私富實尚相此相民兼并多民之絕者衆則此法豈可少且覺言周公不專用此爲治今豈全廢餘事專行此法又讀至周公所以取息者欲民勤生節用不安稱貸故也余曰覺言今法則以爲培利言周公之法則以爲欲民勤生節用不安稱貸若說今法之意如說周法則今法何由致人異論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說以爲今法雖未有害



及至後世必有剥膚推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爲  
慮而孫覺慮後世乃過於周公此可謂私憂過計也  
覺所言無理至多讀不至終而止

周官平頒其典積新義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也  
故謂之平則俵粟不取情願蓋其本旨也故臺諫  
言廣淵不惟不以廣淵爲罪乃更以爲盡力夫周  
官所謂平者豈槩與之謂哉謂無偏陂而已爲是  
說者特矯誣先王之法以爲己資耳泉府凡民之  
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蓋貸民  
所以助不給田不耕宅不毛猶使之出屋粟里布

則游惰之民自致困乏與夫實非不給而妄冒稱  
貸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國服爲之息則  
民不輕貸矣莘老所謂欲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  
未爲過論也今兼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初  
非能抑勒使之稱貸也皆其自願耳然而其求之  
艱其出息重非迫於甚急不得已則人孰肯貸也  
今比戶之民槩與之豈盡迫於甚急不得已哉細  
民無遠慮率多願貸者以其易得而息輕故也以  
易貸之金資不急之用至期而無以償則荷校束  
手爲囚虜矣乃復舉貸於兼并之家出倍稱之息



以償官逋明年復貸於官以還私債歲歲轉易無窮已也欲摧兼并其實助之興利之源蓋自茲始而幸老之比作備者亦不爲過論也余以謂青苗利害不在願與不願正在官司以輕息誘致之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乃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然則周公法今法安得不爲異

呈朱越乞小郡上問朱越僉取實對又問越何處人因甚人說他余曰朱越是江寧人臣久居江寧與之相識言者或以爲臣欲差此人知建州建州地遠事

繁無職田無錫賜無酬獎朱越素廉潔有行居官無敗事又是大卿比輩中王秉彝輩只有過之即無不及理須與一郡如建州者上曰聞亦廉介可殺年老僉言其不老上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雖在京陛下亦何須見建州知州自來只是中書差何足掛聖念如臣者忠信誕謾之實陛下乃當審察若臣誕謾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之大豈無一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上曰非爲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實余曰陛下每事欲考實甚善然所當考實乃有急於建州者又曰人主防人臣爲姦



當博見人窮理道考事實窮理道考事實則雖見姦  
人無害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為朋黨蔽欺人臣為姦  
尤惡人主博見人故李逢吉之黨相與謀以為人主  
即位當深防次對官上說

荆公每言人主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為朋黨蔽欺  
至除朱越建州則固拒人主使不得見此何意也  
朱越果材耶見之何害果不材則固拒人主不得  
見非蔽欺而何觀其言之彊悖雖同列不可堪也  
况君臣乎夫君子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暴慢  
之氣不設於身體於君臣之間狼懷如此其所養

蓋可知矣

上論不尚賢余曰尊尊親親賢賢並用先王之政事  
也老子不尚賢是道德之言

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為政以德離道德而為政  
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須有名如何余以為無名則不可用兵上  
曰恐但顧力如何不計有名無名余曰苟可以用兵  
不患無名非兼弱攻昧則取亂侮亡欲加兵於弱昧  
亂亡之國豈患無名但患德與力不足耳  
弱昧亂亡之國不足以有其民而上無政刑廢誅



不加焉而後兼取之則有名矣此書稱湯於桀之時爲然也乃曰用兵不患無名此乃管仲責包茅不入之說耳王佐不爲也

上曰使釋老之說行則人不務爲功名一切偷惰則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所以運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則相率亂俗陷爲偷惰如西晉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運天下非所以訓示衆人者也余曰誠如此若夫功名爵祿乃先王所以役使群衆使人人薄功名爵祿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運天下必有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而未嘗示人以薄功名爵祿也

以薄功名爵祿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各盡其道所謂至也至以其身爲天下用豈爲功名爵祿哉蓋君臣者人倫之大爲臣義當如此也故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則人自知盡雖有高明超卓之士出於功名爵祿之外者亦孰敢不爲用也哉先王所以運天下用此道而巳外是皆謬悠荒唐之說也夫名位爵祿天也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爲者也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



是役使群衆非所以奉天也蓋其學不足以知天故其論每如此王不特而上曰商鞅何嘗變詐余曰鞅爲國不失於變詐失於不能以禮義廉恥成民而已

商鞅挾持浮說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術蓋本於變詐尚何禮義廉恥成民之有哉乃謂其失不在於變詐蓋亦不究其本矣故其操術每以鞅爲是上聞酸棗有升下戶入上戶手敕如此則是有免第四等役錢之名而無其實云云於是司農有狀乞約束升降竝須約見今等第物力如或敢將物力不及

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務要足約定之數則官吏竝科違制不在去官赦降原減之限上以爲然從司農所奏余曰治百姓當知其情僞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驕之使紛紛妄經中書御史臺或打鼓截駕恃衆爲僥倖則亦非所以爲政天下事大計已定其餘責之有司有不當則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輒再三手敕質問臣恐此體傷於叢脞則股肱倚辦於上不得不惰也

升降等第最爲役法利害之要平時差役不到下戶今升下戶爲上戶使之輸錢則貧弱受弊而上



戶免役爲法之害孰太於此而人主不得質問質  
問則以爲叢脞此何理也堯之時天下大計已定  
矣然而設謗木詢蕩蕘豈固示之姑息耶蓋上下  
之情不通而能審知其情僞利害者未之有也必  
使斯民無所赴愬而後可以爲政則誤國多矣  
呂公著正所謂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又云如陳襄姦  
邪附下罔上雖放流竄殛自其常分又云歐陽永叔  
乞致仕馮固留之上弗許余論永叔以韓琦爲社稷  
臣則脩爲忠良否則脩不免爲附麗邪人故如脩輩  
尤惡綱紀立風俗變又云如此人與一州即壞一州

留在朝廷則專附流俗壞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  
云鯨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止奪  
使相誠爲未盡法

自韓富而下皆元勳世臣名儒碩德天下仰之如  
泰山北斗一有異已則指爲奸邪待以四凶詆誣  
大臣顛倒邪正蓋自此始也作俑之禍抑又甚焉  
保甲

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爲力耕之  
農出則爲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  
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



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自井田之法廢民無常產  
久矣富者饜膏粱被文繡酣豢逸樂未嘗知有服  
勞也貧者終歲勤動僅能糊其口一有失職則饑  
殍隨之游惰之民往往應募而爲兵一繫軍籍則  
上下臨制如束濕薪雖有姦凶無所逞也自祖宗  
以來討平禍亂兼制夷狄用此而已未聞有他虞  
也今欲什伍其民以代募兵則富者安於逸樂脆  
軟而不可用貧者更番月閱則老弱無所賴轉爲  
溝中瘠矣游惰姦凶無所拘係則散而爲盜賊皆  
理之必至也比戶之民旣已輸賦租以充軍食矣

而身又不免焉豈不重困吾民乎若以賦租可減  
則自熙寧至元豐十有餘年未聞有減也予以謂  
井田旣不可復而欲一兵農未見其可也

三司節略却呂嘉問起請儀鸞司供內中綵帛文字  
却奏請爲擬呂嘉問起請乞指揮其意欲以內東門  
要綵供上元禁中用而嘉問起請致妨闕中傷嘉問  
又歸咎於中書立法云云余曰如此等事非陛下躬  
儉即人臣豈敢如此立法臣見陛下於殿檻上蓋氈  
尚御批減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費於結絡  
上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忍橫費如此糜費圖



作甚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余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爲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舜作漆器群臣咸諫况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雖庸人知其不可爲也荆公以師臣自任爲天下儒宗而所以導其君如此百世而下諛臣得以藉口爲天下禍庸非此言乎

余奏旣立結吳延征卽須處分王韶招捉木征然後蕃部無向背專附延征云云潞曰夷狄自是夷狄略近勤遠非義卽自己深入險阻費運饋不可不計下

稍余曰秦漢以後事不足論如詩稱高宗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非是不攻夷狄如火烈烈其師必衆師衆必用糧食非是不費運饋如鎮洮更自是中國地久爲夷狄所陷今來經略亦不至勞費

先王之於夷狄至於不得已而用兵蓋有之矣爭城爭地而戰則孟子所謂服上刑者而引詩以爲証不亦異乎

上曰市易賣果子煩細且令罷却如何余曰市易司但以細民爲官科買所困下爲兼并取息所困故自



投狀經市易司乞借官錢出息行倉法供納官果子  
自立法以來賤者比舊皆便得見錢無留滯云云陸  
下爲其煩細以爲有傷國體臣愚竊謂不然今設官  
監酒一升亦法設官監稅一錢亦稅豈非細碎人不  
以爲非習見故也臣以爲酒稅如此不爲非義何則  
自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幾錢  
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貨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  
者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亦不言幾錢以上  
乃買賣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煩細爲恥者細大並舉  
乃爲政體尊者任其大卑者務其細此先王之法乃

天地自然之理如陛下朝夕檢察市易務事乃似煩  
細非帝王大體此乃書所謂元首叢脞也

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  
耳征商古無有也蓋自賤丈夫始恐無一錢亦稅  
也先王之時惟祀茲酒故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  
以歸于周予其殺雖紂爲人君數其罪亦不過沉  
酒于酒耳必不設法招致使民酣管而日較其增  
虧也權酤之法自桑弘羊爲之當時以謂烹弘羊  
乃雨則人情可知矣以爲因襲之久國計賴之未  
能遽已可也以爲三代之法已如此其欺我哉周



官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  
以待不時之買者所以阜通貨賄也若果子非有  
不售而滯於民用者而官皆斂之此與賤丈夫登  
龍斷而罔市利者何異哉以是爲政體不亦謬乎  
夫柄臣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受之有司有司不  
奉法柄臣察之可也柄臣議法失其旨其誰當正  
之固人主所當察也故上無壅蔽而下情得以上  
通而民被其澤矣論道之官議法罔利煩細如此  
實傷國體而人主不得問問之則以爲叢脞果何  
理哉

余曰陛下正當爲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然後能爲  
天之所爲爲天之所爲者樂天也樂天者然後能保  
天下不知天之所爲則當畏天畏天者不足以保天  
下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爲諸侯之孝  
而已所謂天之所爲者如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  
生然河決以壞民屋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  
故祁寒暑雨人以為怨而天不爲之變以爲非祁寒  
暑雨不能成歲功故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使鯀  
治水汨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  
寢食不甘而堯晏然不以爲慮此能爲天之所爲任



理而無情故也

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中國孟子謂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而安石乃曰堯晏然不以爲慮不知何所據而然也以憂恤百姓爲不知天之所爲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夫民窮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蓋土潰之勢也保丁賣襖以置弓箭甚者斷指以免丁其致怨可知矣而導其君以爲不必恤不亦誤乎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紛紜三代以前盛王未有無征誅而治也文王侵阮徂共以至伐崇乃能成王業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況流俗議論

周之王業肇基太王然太王避狄去豳未聞有征誅也先王用凶器行危事蓋有不得已者以謂必有征誅乃能成王業此何理也使後世希功要利之臣藉斯言爲興王之本以欺其君其禍天下豈淺哉

呈內藏庫紬絹許人戶情願納見錢事因白上今歲兩浙被三司令人戶情願納見錢折稅納絹薛向近奏添俵預買紬絹錢乃得平準輕重之意

預買紬絹每匹俵錢一千三司以紬絹折納見錢



必高其估此與王廣淵俵絲錢折納稅紬絹一體  
聚斂之臣罔民取利以欺朝廷故民間常以折變  
爲患今乃以折納見錢添俵預買爲得平準輕重  
之意恐非先王裕民之道也

魯公曰議者以爲提舉官將先催常平後催稅復如  
王廣淵義倉事余曰先催常平物固無害與義倉事  
不同義倉是朝廷令勸誘豈可先以百姓稅物充常  
平是出官本貸與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許先催則是  
令稅足之後方以枷棒催常平貸物則自然致人議  
論又云枷棒亦不可廢今和買紬絹若不納可不決

否今民間賒貸亦須以枷棒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  
枷棒理即一散之後何由可斂既情願貸官物又收  
息少縱使枷棒催之亦何所妨

先催足常平而後催稅則稅必欠雖不用枷棒催  
貸物必用枷棒催稅矣此乃朝三暮四之說而民  
受其弊則一也私債於法不受理而兼并之家初  
非有枷棒催貸物也已足以困細民則此固可知  
矣夫和買用枷棒蓋州縣之過非法意也常平斂  
散自謂先王補助之法竊意先王補助必無取息  
用枷棒追索之理不務出此乃引州縣之過以自



况不亦異乎

論常平陳曰此只是財利事不行得有何所妨臣在政府日夕紛紛校計財利臣實恥之余曰理財用者乃所謂政事真宰相之職也何可以爲恥若爲大臣而畏流俗浮沉不能爲人主守法者臣亦恥之

周官大宰以九賦歛財用以九式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致

猶致人之致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則非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爲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濮王不稱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稱皇是不得耶余曰無臣而爲有臣孔子以爲欺天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爲有臣之類且孝子慈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推濮王之心豈敢當褒崇然則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

濮廟非帝業所基與太王王季異故褒崇之禮不宜稱皇得禮之正也荆公謂濮王以人臣終而稱



皇是無臣而爲有臣之類蓋未嘗深考周公追王之  
之意也周公豈欺天乎

陝西諸帥稍探得西人欲作過即勾下番兵馬余以  
爲當約束勿使其然慶曆中西事所陷殺不過十萬  
人計天下一歲饑饉疾疫所死何啻十萬人於天下  
未覺有損也而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窮者妄費糧餉  
最方今所宜戒

邊吏不能捍敵致陷殺無辜之民而以饑饉疾疫  
死亡者爲比又以一路殺傷之數與合天下較其  
多寡此尤爲無理天以十萬之衆合天下之廣言之

宜未覺有損也以陝西一路言之安得不以爲多  
乎昔者太王之避狄也以爲君子不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故去之今乃以妄費糧餉爲宜戒而十  
萬無辜之民肝腦塗地爲無所損非謀國者之所  
宜言也

上召兩府對資政殿出慶州軍變文字潞言朝廷多  
所變更人不安云云馮言府界淤田又修差役又作  
保甲人極勞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更張事誠非得  
已但更張去人害則爲之更張而更害人則不可爲  
又有事誠可爲而時勢之宜未可以爲者亦未可以



爲如討夷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爲者禮  
記以爲事前定則不跲今天下事要須前定不臨時  
爲人議論所移  
用王韶日以開邊招生羗團結蕃戶爲功乃曰討  
夷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爲者此言果  
何爲也方子華之西也荆公嘗自請往未嘗一言  
及此因一敗血輒出此言以自蓋然則各將安歸  
乎是欲以人主自任也平時與同列爭議雖小事  
必勝而後已興師動衆安危所繫心知未可爲而  
不言尤非理也

潞言人多言仁義鮮能行上曰實能言仁義者不爲  
多仁義之實亦自難知余曰楊朱不知義墨翟不知  
仁惟孟子乃能知仁義

楊氏爲我不知仁也墨氏兼愛不知義也至於無  
父無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義之實難知其  
信矣乎

上曰朝廷亦無阿蔽但外方亦未免有用意不均事  
如何上勘河事官員乃獨遺却程昉云云余曰云云  
今秉常幼國人饑饉困弱已甚陛下不能使之即敘  
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於小事乃不明於



帝王之大略故也陛下以今日所爲不知終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否臣愚竊恐終不能也陛下若謂方今人材不足臣又以爲不然臣蒙陛下知獎拔擢在群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爲陛下自竭臣實未敢

荆公行一事立一法朝廷必從乃肯已於君臣之際殆不可磯也至或比神考爲元帝爲桓靈論一程昉用意不均事則以爲不明帝王之大略終不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亦可謂盡言矣其言之悖雖敵已以下有不能堪者猶以爲未敢自竭不知何如乃可以自竭也蓋其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而功烈乃無足稱者故增爲此言以自蓋耳恐非當時之言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有耳大同者離人焉侗異於是特不能爲異  
兩夫之耳

真空者離人焉是離色明空非即空也大同者離人  
焉有離則非大同也列子曰和者大同於物夫五味  
非一也相得而後和有離焉則非和也萬物固非一  
類也各於類而同之則所同不廣矣合而和之然後  
爲大同

同 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  
以不同口一口則是非同矣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非口其一口所能同也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必潰矣何同之有唯君子爲  
能通天下之志乃能同也同異之名不爲是非而有  
也如樂統同禮辨異同姓異姓之類何是非之有

金銅 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赤  
金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

月令於金木水火皆以成數言之惟土曰其數五而  
已蓋五行皆資土而後成蓋土主於四季無終於正  
西之理水土俱生於申則正西亦非水土始終之所  
也五金皆爲火所勝而不能自守反同於火非特銅  
而已然謂之銅者蓋五金皆金正謂黃金爲金銅亦



黃也同於金而已

童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稗仁瑞見矣

四端皆根於人心與生俱生也非特信仁而已以蒙為信本稗為仁端皆無是理也

中中通上下得中則制命焉

中者天下之大本非特通上下而已是未知中之為中也

忠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忠者中心也

心無中外以忠為中心無是理也禮器曰禮以多為

貴者以其外心也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蓋用心之有內外耳非心有內外也

洪則水共而大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亦共而大

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亦共而大夫五行有休囚廢王無共大之理

鴻大曰鴻小曰鴈所居未嘗有正可謂反

矣然而大夫贊此者以知去就為義小者隨時如此而已乃若大者隨時則能以其知與事造業矣鴻從水言智工言業故又訓大易



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若大夫者不能充此

鴻鴈一物也有小大之異鴻亦無興事造業之理若大夫者不能充此周官大宰卿一人卿即上大夫也故王制曰上大夫卿而周官有中大夫而已則上大夫卿是也大宰所謂一相也不能充此其孰能充之公雖尊位亦事人亦事事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事事者故周官鄉老二卿公一人而無職事以其非事事故也

松栢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栢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

此此 詘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桓圭者以

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不知孰為事上之道耶栢視松也猶伯視公伯執躬圭公執桓圭無取諸松栢之義皆私意之鑿也

籠從竹從龍內虛而有節所以籠物雖若龍者亦可籠焉

龍非可籠之物也

冬春徂夏為天出而之人秋徂冬為人反 而之天



四時之運終則有始天行也無之天之人之異

天示示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

示天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地得一而小何

也夫域中有四大而地居一焉何小之有

義和歛仁氣以為義散義氣以為和

犧牲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完而生之義

所以始物

歛仁氣以為和又曰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散義氣

以為義又曰完而生之義所以始物殊無理也

戲自人道言之交則用豆辨則用戈慮而

後動不可戲也戲實生患自道言之無人焉

用豆無我焉用戈無我無人何慮之有用戈

用豆以一致為百慮特戲事耳戲非正事故

又為於戲傾戲之字

自人言之君臣之義夫婦之別皆辨也何用戈之有

禮之用豆無非道也以用豆為戈為戲事則先王所

以交神人討有罪皆戲耳此何理也

置罷上取數備有以門下則直者可置使

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能者可罷使無妄作



惟我所爲而已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未聞直者可置使無貳適惟我所錯而已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願立於其朝矣未聞能者可罷使無安作惟我所爲而已熙寧之初賢能不容於朝紛更祖宗之法惟我所爲而已用此說也其爲害豈淺哉使其說行則其禍天下後世商君之法不如是烈矣

終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

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

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

聰於事則聽思聰於道則聰恩矣

事道初無二也故孔子之相師亦道也聖人憲天之聰天非有事也何多事而聰之有

思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若是者其心未嘗動出也故心在內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之至於無思則天之道也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無是理也與所謂出怒不怒異矣

殊莖藉 殊一炒而五味具焉即一即五非



一非五故謂之莖衆而出乎一亦反乎一故謂之藉

未有一物而具五味者即一即五非一非五皆繆悠之辭也

之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以之顯或戾靜以之動中而一者所之正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隱顯一理也非反隱以之顯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靜一體也非戾靜以之動也非夫通幽明之故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懿微 壹而恣之者懿也俊德之美也微而糾之者微也玄德之美也

俊德非恣之所能玄德非糾之所及  
除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

一日之頃一身之中而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新新不窮未嘗相除也有處有辨與陰陽異矣

蟋蟀 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於蟋蟀其率之爲悉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詩每况焉



陰陽之運萬物由之而生成焉非帥萬物以出入也  
陰陽亦非蟋蟀所能帥也

紅紫 紅以白入赤也火革金從工器成焉

不潔未 凡色以系染也紫以赤入黑也赤與萬物相

一日之 見黑復而辨於物為此而已夫有彼也乃有

此也道所貴故在系上工者事也此者德也

白受采五采皆以白為質非特火革金為紅也赤與

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為此而已不知為此者何

義

豐 豐者用豆之時

祭用數之何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用豆非特豐之時  
而已

崇高 高言事崇指物陰陽之義

崇高無陰陽之義

雜著

陳居士傳 諸公跋附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賢為鄉閭大姓其為人  
忠信愿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脩容坐堂上夫婦  
相對如賓非慶弔未嘗出門雖連墻有經時不見其  
面者間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



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蒂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罷甚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爲於杜生幾無可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生也尚幼未能究其所由有故不得而備論之也嘗美其時陞邦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

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嘆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汙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已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爲如何故特爲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矍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爲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于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漸得其本



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于天下所以深嗟而屢嘆之者雖晦于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爲恨爲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縣陳瓘書

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于博士楊公中立又爲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盖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晉陵鄒浩旣篆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爲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盖黃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沉冥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爲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

政和二年孟夏中澣建安游酢書

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之讀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觀中立



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爲之書篆且跋其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

宣和二年仲夏梁谿李綱書

鄧氏真贊

婉婉夫人夙有令儀柔靜以和室家是宜今其云亡厥聲尚懿圖形于茲以永瞻視

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于思貫于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雞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不祥柰何予告之曰夫雞惡能爲不祥於人歟其自爲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爲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若夫特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既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爲言默戒

張牧之子名



張氏世有清德由聖得子求名於侍講呂公原明而名之曰清孫夫伯夷聖之清者也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故其流風之弊容德不足而至於隘今牧之得子而求名於子請銘曰容孫蓋將以濟其世德也

###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

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 雜說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黃門謂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以爲大臣矣予以謂相如奉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也特畏其威彊耳古人以小事大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去之况於一璧乎此知之事畏天者之所爲也當其持璧睨柱使秦知趙



璧終不可得也而欲徼幸於不死難矣豈孔子所謂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乎不一二年即有覆車陷城  
之禍雖完璧以歸於趙何益哉此其知不足稱也已  
澠池之會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期以一  
月不反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非有萬全之計  
也相如爲國卿相其勇略不足以重趙使秦不敢恠  
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不殆哉此特曹沫之流戰國  
士之雄者耳而謂以道事君固如是乎黃門以爲大  
臣吾亦不知其說也

哀公問社論者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

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  
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夫魯之微  
三桓之盛而欲去之豈易言哉而以隱語語於人爲  
宰我者謀人之國亦以隱答之一失其旨則傾國亡  
身之禍隨之矣而孔子亦以隱罪之此理何也夫隱  
語古之滑稽者時有之而謂聖人之徒爲之乎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  
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熟者也是火  
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  
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



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剋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相離蓋母子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火之用息矣何熟之有哉而謂熟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爲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爲之議其亦不思之過歟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子思因其語

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夫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蘇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特排口號

聳壑凌霄共喜千齡之會啣盃樂聖仍逢四事之并



玉塵交輝德星復聚恭惟知府朝請南溟異稟宛國  
上才顧千里之難羈姑六月而一息簡在二聖光于  
四賢行聞衮繡之歸佇有功名之享通判大夫職分  
郡貳位列星躔家傳清白之風世歷要權之任芳猷  
不墜威望有加相忘贛上之清歡無愧山陰之盛集  
偶茲勝事敢獻鄙辭

庭下秋風颭旆旌使君爽氣逼人清功名共喜千齡  
會尊酒仍逢四事并甘谷殘英留晚翠雍門餘曲有  
新聲莫辭醕酌同民樂鳳詔行催上玉京

又

伏以跨鯨溟渤身出蓬瀛浮槎天潢道逢牛斗斯一  
時之盛集罄千里以交欣恭惟經略待制儒席至珍  
英躔逸步脫跡東膠之列蚤膺宣室之求握筆螭頭  
連飛鴈序俄出分於屏寄復承代於瓜時豈惟聞望  
之隆茲寔衣冠之盛知府朝請天資曠達德宇宏深  
式慕子淵之用形庶幾孔氏之母意思締交於大國  
方講好於兩君適茲化景之長足爲賢者之樂欲傳  
勝事用播聲詩

靈槎初泛斗牛間隱隱晶光照夜寒况是春城多樂  
事果逢星節駐征鞍使藩暫屈留旌旆雲路終同接



羽翰已寫風猷傳樂府更磨琴琰一時刊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秉神考登遐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  
首環聚而觀者填溢衢巷願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  
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  
擢貳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  
其責一夷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  
不可易為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爲榮而以爲懼然  
卒能於朞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闈而海內丕變雖懼



於前而垂名于後其爲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采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說于後

跋富文二公帖

二公皆一時人傑昔在慶曆中虜騎叩關渝平鄭公持節兵間以片言折之而虜之君臣俯伏聽命復守盟好更百有餘年雲燕以南無犬吠之警二公繼登宰輔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稽顙面內無敢不享者有德進則朝廷尊豈不信矣夫方時艱難覽其遺跡想見其風采益令人追念不能忘也

跋清獻公愛直碑

幼安清獻公之外孫出東坡所撰愛直碑示予其寶藏之殆十襲也公之流風百世而下聞者猶將興起况其親且迺乎吾知幼安非徒玩其辭翰而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將必有得於斯文也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爲一家故予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固可知已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并書康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稿讀之皆大字與此詩類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



和其詩云客求墨妙多携卷蓋康節以書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爲勝其字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橫渠先生字子厚橫渠人康節諱雍字堯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號也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東齋書

題蕭欲仁大學篇後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

外而不得遯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爲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已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



所知也蕭君欲仁志學之士也錄示大學一篇求余  
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爲發之苟於是  
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戶可策而進矣欲仁其勉之哉  
題張公行狀後

右張公吳時貴將與楊行密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  
雄公其一也方五季亂亡之時群雄竝爭公以拔山  
蓋世之才躬蹈矢石陷敵攻堅爲一時稱首宜其驚  
悍強忍而提師征行乃未嘗妄戮一人至止而人安  
之則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其不在茲乎同時輦流乘  
功名之會鷹揚邁往之氣舉相埒也今其子孫散爲

編氓埋沒而無聞者可勝計哉公獨世有顯人又皆  
以器業見稱於時則公之所積可知矣政和之初予  
來毗陵始得與公之諸孫游視其壯者皆賢豪雖童  
穉亦彬彬可喜益知公流澤未艾公之孫牧之以公  
之行狀示予究觀始終慨嘆者久之故附其說于後

書李從政墓誌

公少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  
沈公文通二公奇其文引爲忘年之交謂人曰毗陵  
素多士未有如李公者於是文日益有名公於書無  
不讀其心傳自到之學蓋非淺者所能窺較也晚在



彭城方計司議法興利之時百役毛起公處之裕如  
手未嘗廢卷也利國監有中貴人陰以事中其同僚  
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事連中貴人公請併  
治之中貴人懼甚部使者又欲兩釋之公曰事未暴  
白治不治在公而已付之有司則有法守獄已具不  
可易也使者不悅度公不可以勢奪卒移他司釋之  
是時顏復長道居里中聞之謂予曰奄宦恃嬖暱之  
私脅持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輒忤其意者李君一  
以法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回屈不能爲也郡守  
高郵孫公覺尤深器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蕭縣有

劇賊竹軍者主兵力不支被重傷亡其主將通守李  
陶行縣聞流言謂士兵不戰而北凡二十有五人欲  
置之極典公曰有司訊治曲折詳盡猶恐不得其情  
今以道路之言置人於死地非審克之道也持之月  
餘不能決後卒如公言微公爭之力幾爲淫刑濫誅  
矣公之治獄平反類如此其小者不能悉數也政和  
之初予待次毗陵公之子姝以公誌銘示予讀之感  
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復見也惜其遺事可傳於  
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闕



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  
留與子孫耕 賀仙翁示人以治生之道旨哉有味  
其言也豈徒可以遺子孫乎至人所以養生盡年亦  
在方寸之地自耕而已不知出此雖巖居水飲盡爲  
壽之術必有虎食其外也異人不可得而見讀其詩  
觀其字畫亦足想見其人矣

跋賀方回鑑湖集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爲同僚友自  
彭城一別聲跡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  
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

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視  
予其託物引類其義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  
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若儀秦之辯良平  
之畫皆其胸中饜餘者意謂其功名可必也世變屢  
更流落州郡不少振豈詩真能窮人也然方回詩益  
工名日益高足以傳不朽矣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  
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亦可自釋也是  
年冬十有一月癸丁自餘杭徙居毗陵道過吳江舟  
中書

跋鄒道鄉所書女誠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  
恭敬慎而寡言者爲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婉  
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  
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  
之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  
功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  
况於女子乎故膏粱之族酣豢逸放於幽閒之中而  
塗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於耳目其不淪胥而  
敗者幸而已毗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  
識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間出道鄉所書女誠

示予極稱其穉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  
流未艾也以珪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  
量哉道鄉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  
不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文以興進者其  
於世教豈小補哉

跋道鄉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鄉天下士也以一言忤  
旨流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存士夫寶藏之以  
爲珍玩其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蓋名實  
既孚則清議終不可掩也



題了翁責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言爲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爲彊何以及此高文大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跋了翁與韋深道書

道同則相望異世其合有若符節者氣稟有異雖一身之內肝膽楚越矣三山在惡水之外舟輿不通居之者形影自相弔矣深道乃眷然念之非聲氣相求

神交於萬里之外寧有是未了翁天下士也世以其言爲輕重而相與如此余雖未嘗知深道而信其賢也無疑矣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余以謂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爲之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窺切妄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余言求之將必有得矣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曾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余非博極傳記百家之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蓋將以畜德也觀伯智自敘可謂知務本矣蓋非苟知者又欲使覽之者因是而感化則其志遠矣君子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將必有得於斯書也

### 跋公子血脈譜

右春秋公子血脈譜得之於南康王巖先生楊孝本其傳本曰荀卿撰夫荀卿仕於楚矣不用故退死蘭陵而史不記其時月以其時考之當在周秦之間而

是書秦譜乃下及乎項滅子嬰之際吾知其非荀卿氏作明矣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國之君得姓受氏譜牒散亡而史傳無所考據於春秋之學尤闕然也而是書旁穿曲貫枝分派別較然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者不能爲也然其間不無訛謬舛錯學者其慎擇諸

### 跋江民表與趙表之帖

民表將之官以書抵予告行期未及修報而凶訃至人生如朝露豈不信然歟今見其手澤惘然不覺爲之流涕也民表不妄許可表之雖未及識觀民表所



與如此則其人亦可知矣

跋了翁祭鄧南夫文

余聞南夫平居家人不見其喜怒一日因事怒甚已而悔之自恨其養之未至也克是心以往可謂知好學矣了翁友之其厚如此不問可知其賢余幸與之同鄉未及識而南夫已逝悲夫不復見斯人也因讀了翁之文悵然久之故姑書其所聞附于後

跋三墳傳

右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世傳以爲古三皇書非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統其有意於放古之爲乎孔

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爲易其義深矣殆不可形數名也是書大古河圖代姓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大易大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其他不合者非特一二而已未敢以億說論之姑俟博古而深於道者考正焉

題了翁送幾叟詩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姪其辭如此皆其平日躬自蹈者所謂以身教也能味其言亦以身踐之則其趨聖賢之域豈遠哉若幾叟蓋可與進



斯道者故告之如此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傑也其視了翁爲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一日也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公初自左史言事謫居沙陽與幾叟游爲布衣之交不以賢貴自挾而以道義爲重因其有行也累數百言以爲別公於上下之交可謂無諂瀆矣

題翁士特文編

翁君士特示予詩文一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

而古風詞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然予嘗考古聖賢爲學之方竊謂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帝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况他書乎舜在深山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爲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



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遊一作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士特性資英邁絕人遠甚如欲以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以聖賢為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內外進矣然後為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跋了翁書溫公解禪偈

李君興祖以了翁所書溫公解禪偈欲求余言以刻諸石溫公蓋一代宗臣了翁雖流離擯斥不為時用而其流風餘韻皆足以勵世範俗其辭翰宜為士大

夫之所寶玩興祖乃能鏤石以永其傳是宜書也

跋溫公與劉侍御帖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位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州一時清議冤之無敢言者獨文公溫公抗章于廷諍之事之本末安撫叅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正造門敘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其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其遺墨三復興歎乃附其說于後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簡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  
迨今三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  
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  
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  
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飾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  
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此鏤之金石使  
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風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跋鄒公送子詩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於親四世而總服窮六  
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浸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

今之常理也舍人鄒公於其子筮仕之初以詩贖行  
其丁寧訓飭不以寵祿爲榮而以陰賜蒼生爲念則  
其垂裕之意豈淺哉積至于道鄉總服已窮矣今其  
玄孫出其詩示余余得而伏讀觀公所以訓迪其子  
孫與道鄉所以奉承之志則鄒氏之流澤豈常理之  
足云雖亘百世而益光矣

題諸公邪說論後

昔王荆公以邪說暴行禍天下三十有餘年余備位  
諫省論之去其王爵罷配享大學諸生薰陶王氏之  
學久矣闕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議今



觀諸公之言是非已有定論則余之言可以傳信矣

跋彭器資送余仲勉序

彭公以盛德重望為時名臣士大夫得一望履舄者如登膺門况其厚善者乎仲勉先生余雖不獲從之游觀其所與則信其賢也審矣

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書

橫渠先生既歿其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以謚議質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典奧而引據精密足以是正先儒之謬故寶藏之以傳後學

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書

此書不載於溫公集中故附見於此

光啓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比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以為士之有誄自孫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歿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



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伯淳大丞右右正月十六日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哀辭

明道先生哀辭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於官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之爲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於戲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揚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墻者蓋不可一二數也况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



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橫之論函人逸  
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雜出而並傳世之任道  
者日夜億精勞思深探博取可謂勤矣然其支離蔓  
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  
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  
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之自反者  
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  
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  
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  
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

獨任其責哉於戲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  
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  
其徒環天下然猶積百年而後孟子興由孟子而來  
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而傳之者若孔孟又  
皆窮老於衰世其道萬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  
不世出而時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  
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  
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爲辭以泄其  
哀而自慰云不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  
析道真之純美兮肆全體而分剖駕異端而竝逐兮



駢交轂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  
覺兮惟德是依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鋤榛棘  
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  
而疾馳帶鈎矩而負繩兮分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  
弗屬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懸於天兮匪予敢知  
畜溟渤而載華嶽兮曾涓塵之弗施嗟道之難行兮  
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  
闢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諒曲任而  
直推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  
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

傍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矣形鬼藏於  
戲已矣兮斯亦難忘

鄒堯叟哀辭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  
少有文尤工辭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彝為  
學鑄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  
貫各得其宗不為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為詞章遂  
以名稱于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蒞官雖冗職必盡  
其力凡決獄聽訟鈎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勝  
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所



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籍甚益歌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不余棄進而友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生官于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矣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恐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不憑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爲辭以泄其哀其辭曰 有美一人衆之郭兮邦國之禎應特

須兮純明篤實久式孚兮冑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繫荒嶠兮雲帆蔽天膠音較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爐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爾遭之末 如今既實爾德孰云癯兮胡嗇爾壽忽云徂兮嗟余與子阻脩途兮不得憑棺弔遺孤兮飲恨于懷曷日除兮

郭思道哀辭

吾友思道諱某姓郭氏福唐人也先世皆隱德不仕其族系蓋莫得而詳焉思道自少時尤喜黃老之術以求衛生之經不利貨財不近聲色淡然自得視天



下之物若無足以贅其身晚頗好浮圖氏之說其與人交久而愈親與朋友言必以忠信其辭氣抗直不能與物逶迤以苟悅世俗熙寧乙卯同余游京師余綴名秋官思道矢志遂同入大學今知制誥黃公見而悅之用以爲直學未幾職小學教諭其純德懿行雖爲當路者之所知其自處慊然亦未嘗因之馳騁以求見於世也於戲周道衰爲士者不守于名實而國論不出鄉閭州黨之間盜名竊利之人肆行機變以欺世罔上貪得忘義屈道徇物以至昏冥顛踣而不悟雖妾婦乞人之所悲羞而不受者猶將泰然矜

耀以自得其辭受取舍尚何足誅哉君於是時也超然遠覽不以貧賤富貴撓拂其志斯亦難矣其志行雖未能盡槩於古人其賢於衆人也亦遠矣余從之游且十年得其所以治身養性之實非一二也以余之所言推余所不言蓋可知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疾終于京師余聞之爲之悲慟不能自已故爲辭以泄其哀辭曰嗟乎思道木訥而仁內行純懿幽無責於鬼明無非於人宜得其祿何顛沛於道路而終死於賤貧宜享其壽何棄世之遽而天年不及于中身死誰葬兮暴骸骨于汴之濱魂無依兮託萬鬼以爲



鄰自古聖賢兮自有顯榮富貴騰聲飛譽振耀於無  
垠亦有湮淪汨沒終屈而不伸死同膺骨兮俱磨滅  
乎埃塵壽夭窮通子能自達吾亦不足以傷神重以  
故入之情追思感歎不覺涕泗之沾巾

祭文

祭楚守縣君文

於惟夫人伊洛右族歸嬪雖泃懿柔靜淑功施于內  
隱行弗彰中外式孚允也其臧雖離和鳴禮衣編飾  
大邑之封視夫之秩謂宜百年黃髮皆老天胡不相  
中道而夭歸旒翩翩江流瀰瀰魂兮何之與水俱逝

酒殺既馨用祖其行薦以斯文以寓哀誠

祭鄒侍郎文

於戲天爵之尊天宜嗇之奚爲於公獨厚錫之大鈞  
賦物實勞以生胡反吝茲而弗與齡錫予之柄尸之  
其誰杳冥茫昧理莫可推公昔在廷朝陽鳳鳴讒波  
弗溺惟帝之明建中之初來自南荒人爭覩之景星  
煌煌秉義不回屹如喬嶽黃陂萬頃莫能清濁志言  
碩畫百未一施流離困厄天實爲之公之云亡梁木  
其壞世亡仁賢人將焉賴生榮死哀身詘道信公則  
無憾實哀斯人嗟予與公聲氣相求話言之出其同



不謀頃來視公公疾已困匪疾之憂國事是問精貫  
白日神其聽之云胡不淑而不愁遺死而可贖人百  
其身旻天高高邈乎不聞道之窮矣慟非以私公平  
不忘其知我悲

祭呂侍講文

宋興百年世秉國鈞篤生異人惟茲世臣時逢清明  
與國休戚身雖竄流心在王室伊昔師門實傳聖學  
道隆德尊爲時先覺嗟予晚進鼠目麀頭公不鄙予  
進與之儔吾道之窮公其已矣河流混混貫以清濟  
胡不愁遺以祐斯文下民其咨昊天不聞臨風一慟

心志俱摧公平若存其知我哀

祭思睿文

嗟乎思睿命奚止於斯耶昔始同學君方妙年氣吞  
青雲俊譽藹然堂堂英姿謂宜壽考天胡爾嗇中道  
而天競時多艱未克其志身後之嗟孀親遺穉適子  
之館升子之堂追念平生顧瞻彷徨尚想音容恍兮  
在傍欲與之言即之而亡有肉在俎有酒盈觴子弗  
食飲予心悲傷長與子决隔乎幽荒寓辭以奠涕落  
沾裳於戲已焉曷日而忘

祭陳瑩中文



於戲天生我公爲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  
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或尼之非人能爲嗟一跌而  
不振卒困死於流離賴遺言之未泯導源委而東之  
念生死之永訣悵南北之差池徒反袂以長號淚淋  
浪而沾衣公乎不忘其知我悲

祭游定夫文

於戲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  
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  
其音塵念昔從師同余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  
未即死而頭童齒豁榮然孤立而誰與鄰嗟吾先生

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叅訂去  
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已及門於戲悲夫  
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  
而永嘆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  
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祭劉器之文

於戲我公惟德是孚秉義直行與天爲徒元祐之初  
聖賢相逢位冠七人爲時宗工道大不容遷于南服  
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時方清明仁賢彙征昊天弗弔  
喪我元臣銜觴一慟匪以其私侑食以文其知我悲



祭陳立道文

於戲以吾外祖之德其後未有顯者汝幼而聰穎篤行彊學年纔弱冠已策名于薦書意其大吾外氏之門者必汝也遽止於此何其痛耶又使汝雙親垂白有傷子之戚孀妻穉子失所依怙何其酷耶於戲天乎理不可推其命也夫於戲哀哉

祭陳氏十五娘子文

於戲吾聞汝言自謂了達生死視死如歸又言若數盡而終則忽然而往使人莫知皆以汝爲戲語孰謂汝之卒踐其言暮而飲酒笑談終席不見其有微疾

罷而歸寢曾席未暖而奄然已化豈汝真能了死生厭斯世而將有所歸耶抑數盡而不得不往舍吾而逝耶於戲哀哉念汝生而聰慧長而知學經史百家雖未能盡通而皆曉其大旨吾愛汝而擇其配旣得所託矣謂宜與之偕老云胡不淑中道而喪於戲哀哉汝之四女一在江西三在吾閩在江西者卒不得而訃而在吾閩者已遣人報之矣汝其知之於戲汝之面目宛若在前而不見汝之形汝之言猶在耳而不聞汝之聲致此薄奠以寫哀情號呼痛切汝聞不聞於戲吾老矣冀汝送吾之終今返送汝使吾念之



肝肺摧裂昊天高高號呼不聞余何罪辜罹此鞠凶  
死生永訣逝不可追汝尚有知其知我悲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行狀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  
為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  
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  
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為農家至先君  
始勵其子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  
形于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  
問也及聞其從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克然厭其



欲其恬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陳氏再娶廖氏六年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石龜山之陰嗚呼吾先君平生為善惟日不足不幸少不從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某又不肖懼終無以成親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銘于有道君子藏諸幽宮庶足為亡者之慰云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鄧少

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微不見於經傳春秋之際為莒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為曾氏巫生阜阜生皙皙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為孔門高弟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祖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真宗為名臣

仕

縣主簿邵安簡

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

之士蓋有聞風重

至者躋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



首善之地不宜淹留一郡有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  
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將更僕矣除崇文校書  
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  
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  
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上讀公所撰曾魯公行  
狀稱善會脩仁宗英宗兩朝正史廼以公為國史院  
編脩官中書公鞏入判太常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  
鼓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  
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  
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詞旨精愍故異論莫能

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五帝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  
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殿引選人上常目送之  
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脩兩朝實訓國史成錫  
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特命進公其眷遇之厚  
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人憂居喪哀毀瘠甚年  
未四十髭髮盡變服除八為戶部郎中復還吏部遷  
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  
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為宰相士多傳時自効  
公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  
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公充神宗實錄檢討官



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數月召試即真遷實錄  
脩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  
知秦州公即上疏論康直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  
陝西隨軍失亡為多先帝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詣  
事李憲卒賴以免其人可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  
之明豈可更加獎擢執政訝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  
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人曰善人不見容則純仁  
輩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議所與咸為之言章請外  
五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祿  
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件簾中怒甚以為輔臣

奏劾臣僚當公行具章疏明論曲直既無明文何異  
讒毀黜知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為  
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  
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臧否人物不  
必一一須形文字顧所言當與不當行之心服與  
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  
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信之罪逐大  
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為無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  
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為形迹恐  
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



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躋  
之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  
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為重輕而陛下寄腹心  
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  
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  
始哉上悟加覲直龍圖閣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  
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  
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  
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  
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

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  
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  
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  
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  
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  
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  
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博行義人人篤於自  
脩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冊  
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公奏疏  
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



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  
外朝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  
為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  
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  
皇太后受冊於崇仁殿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  
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  
從天聖二年兩制之義受冊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  
后克已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  
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壽其  
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用天聖三年故

事三省樞密院時降朝旨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  
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  
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  
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  
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之公之畫規太  
毋之聽言前古靡儻馬非主聖臣直寧有是夫皇太  
妃親屬有常城縣民侯備者負官錢內批特與寬展  
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至微末恐不足以上煩  
詔旨以啓僂門又言近日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  
者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德竊恐僂倖之



人轉相扳援煩瀆聖聽杜漸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敕內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契丹回道過雄瀛二州百姓各經國信使副陳述役法不便事公言臣於役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役法臣見布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為無嫌但承乏從官將命出使親見二州之民有所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為自全計也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回之理但當閉塞支

流縱之北去正是行其所無事卿材嘗畫八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但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為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論議早定繼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令相度孫村口有無未盡利害如孫村口不可脩即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果何為也及二近臣



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州徙景先陝西路公  
力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為之改命至紹聖初時論益  
主東流而河回輒決公私受弊卒如公言秦王後止  
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  
相承禮也况承亮先朝所立傳國再世可復議移奪  
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  
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蕃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  
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  
復天變導迎和氣翼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  
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

王公存論議是與二公合異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  
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為謗訕謫新州  
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  
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  
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  
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  
待制知穎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在穎潯清河  
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  
丈溝踈陳蔡積水穎人素以為患公距其議使者以  
語誅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



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  
司宋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轍而至平時  
宴勞無虛日公曰飭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  
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  
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守尚書  
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  
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厲不報乃拜章自劾徙  
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  
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  
關路安撫使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

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  
國家大體以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  
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  
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  
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  
稱正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  
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之  
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  
不得留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  
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為罪初實錄成公與陸佃林



希以嘗在屬例轉一官公奏臣不達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辭不許至是希為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耻自陳以覬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乃削佃職除公集賢殿脩撰守滁歲滿除知泰州又二年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先帝在宮中嘗稱曾某可用魯公為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神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

之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為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執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為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以擠之公錄二詞



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俱當明著聖恩叙復之意不  
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  
臣為不稱職即乞罷臣中書舍人職事以允公議上  
察其非罪促令赴省供職及對慰諭久之元祐士大  
夫再以赦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已  
厚矣唯是游魂枯魄未蒙聖澤死而有知豈得無望  
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寮昨已死被追貶或  
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職及本家恩澤又乞  
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  
領使流竄廢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由是上恩

溥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又  
數月兼侍讀上嘗從容謂公曰卿學術在廷無過之  
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頓首謝因言近世帝  
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  
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別為  
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  
二書雖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伏願陛下退朝  
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之坐右留神省覽  
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於盛德有補萬一又言伏觀



詔書知州軍辭見與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行臣愚竊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即尊位方當厲精為治日接羣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而為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德美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目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中書舍人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隳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

與政事被謫公適館伴虜使事畢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踈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瓘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章帝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之史冊為後世法



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心物外歷英宗神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所以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載也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職其犯顏嬰<sub>一</sub>率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國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為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紬時議者又言上當

為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娶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明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相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總該庶工甄



叙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  
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第草兄制惟韓  
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滿盈為懼力  
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許避親嫌故  
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即位首召用卿豈可遽  
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  
事脩撰哲宗實錄仍侍讀如故遷辭逾月不受命請  
郡益確上封還乞外奏迺出稱謝然猶申前請上固  
疆之故退而奏詔朝廷更茶法內侍闈守勲主之公  
謂與民爭利不可為是時守勲方用事勢傾中外非

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元年太史復奏四月朔太  
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月歲旦之夕  
赤氣亘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人精祲之說  
至誠懇激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州徙知太原  
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非所習且臣  
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辭不赴改知  
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遺愛未遠是行稚羞至送迎交  
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揚州兼淮南  
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撫使會元  
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



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公台州魯公亦自衡徙舒會於途中未及徙所又例還爵秩授公朝散郎與魯

公還居潤州里第兄弟戴白相從人所歆慕歲餘二公同時寢疾公遽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歿必返塋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勲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八寶恩追復朝請即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殿脩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睟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即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為成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疎戚之間不為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



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據其華雕繪組織為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為已任出藩于外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圯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為不足道故畧而不載平居於物無所嗜惟截書萬餘卷手自讎校終老不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虜中山川道里遠近夷險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胸山還朝某官某送伴虜使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某事

者非曾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為夷狄欽慕如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振乏為急由布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歿之日陳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帳器用質素敝惡闔門于指無所歸聞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為之泣下諸孤卜以二年十一月葬公于南豐縣世賢鄉梅潭之原遵治命也曾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國公曾祖妣陳氏楚國太夫人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祖妣黃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夫人吳氏吳國太







異日交為 利權焉

遊吳楚 又復其英特始 壽終天 壽而壽之 以 辭

賤我 雖至 言 壽終 天 壽而 壽之 以 辭

即公父 壽終 天 壽而 壽之 以 辭

壽終 天 壽而 壽之 以 辭

曾天 壽終 天 壽而 壽之 以 辭

二卷 壽終 天 壽而 壽之 以 辭

十卷 壽終 天 壽而 壽之 以 辭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